

交城文史资料

一九八四年

第一期

总一期

交城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创刊词

- 交城烟案始末……………师以文 燕居谦（1）
- 红军攻打县城……………师以文 燕居谦（3）
- 红军在义望……………王希融（7）
- 轰动交城的越狱暴动……………会川 浚川 益亭（9）
- 日本侵略军在交城的部分罪行……………以文（13）
- 山西交城石壁玄中寺重修记……………象离 浚川（16）
- 卦山天宁寺部分楹联……………岳子权（19）
- 交城十景简释……………居谦 以文（20）
- 建国三十五周年交城建设新成就……………师以文辑（24）
- 城关部分乐台楹联……………燕居谦辑（26）

创 刊 词

《交城文史资料》是交城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的反映全县文史资料的刊物。它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是盛世之举。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旨在发动组织和联系本县城乡各行各业，有志于史志工作的同志，以及文史爱好者，从服务于“四化”，振兴中华出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将我县历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的史实，搜集整理，撰写成文，以教育今人，留训后代，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和效果。藉以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希广大读者、文史爱好者，以及知情者，积极为本刊提供素材和题材。尤望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分门别类，撰成文稿。并请对已发表的文史资料提出勘误意见，纠谬正讹，以冀史料翔实。否则，随着岁月流逝，大批文史资料湮没，将成为千古之憾。愿有志者，殚精竭思，秉笔直书，惠赠稿件，以办好本刊。

交城政协文史委员会

交城烟案始末

“宣统三、二年，多种洋烟少种田”、“民国元年，立禁洋烟”。这是清末民初广为流传的民谚。当时交城平川水地良田，大部分种植罂粟。

1912年夏，山西都督府派来交城的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任县知事贾若义，于阴历四月二十四日就任。贾知事上任第一件事是取缔下关庙会上的宝棚和骰场，抓捕赌徒数十人；第二件事是毁烟禁烟。一场震惊全省的烟案发生了。

1912年6月19日（即阴历五月初二日），知事贾若义，召集平川乡绅和各都甲头目以及种烟大户于西门外龙王庙聚会，专题讲述禁烟问题。上午九时许，参加会的人陆续到来，关心禁烟的人，亦相互传闻，自动会集。霎时，贾知事在二十余名兵卒簇拥下，骑马来到。见一年仅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知事。贾知事坐到大殿前稍事休息，早有乡绅、都、甲头目分坐两旁恭候。亲随献茶毕，知事开腔讲话，他语言铿锵有力，以满口忻州方言，讲述了种植罂粟的害处，论述了种植大烟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讲到至处，人人点头称善。都认为种烟既害国家，又害个人，确应坚决禁止。然而大家又联想到自身的利益，罂粟开花已成熟桃，不日即可开刀取汁（奶）。终年辛勤，贷款或典当底垫（施鸽子粪、麻糝、豆饼，还有的施用麻油），眼看就要化为乌有，全家生计无着，毁烟与否，

直接关系到各个烟户的生死存亡。可是贾知事对这百姓十分关切的问题，却置之度外，只字不提。强调的只是立即行动，彻底铲烟。知事一再声言：抗拒毁烟者，将依法论处。烟农心急如焚，会上阒寂无声。长时间的沉默，不断地引起贾知事的严责训斥和忿懣拂戾。

眼看日过正午，铲烟仍无行动。有人恳乞知事：目下罌粟已成，毁之损失无济，要求大老爷高抬贵手，体恤民情，并发誓具结，明年绝不再种。贾知事以都督府命令，不能违抗为理由，批驳了请求。接着又有人提出明毁暗不毁的建议，以此延宕时间，搪塞上司。贾知事又以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为罪名，予以否决。后又有人怂恿知事侍从说情，以贿银三千两，请求大老爷放宽禁令，争取抢割罌桃取汁的机会。贾知事在众目睽睽下，无措手足，乃大发雷霆，吆喝左右，以二马拉竹杆之法，强行毁烟。而知事徒步出庙，走入田间，以手杖毁烟。对贾知事失去希望而悻然忿恨的各都、甲头目和种烟农夫，随出庙门，杂沓田边。见知事毁烟，痛心疾首，迳往近围。知事见群情激愤，势头不良，乃命令扈从兵丁开枪弹压。兵卒们面面相觑，朝天开枪。烟农见兵丁哗变，遂直逼知事身边。知事悸入重围，惧揪揍之危，倏然窜出田间，乘马奔入西门，迳至县署。烟农随后追赶，寻至鄯侯祠皂班西廊房内，从地火灰坑中揪出，七手八脚乱打而死。

当县知事单骑直奔县城后，其随从兵丁溃不成伍，各自溜散，趁机抢掠钱当铺号和外县商摊而去。顿时城关大乱，次日养正书院（县高等学堂）被焚毁，王教习被杀害。秩序混乱，谣言四起，百姓惶

惶，不少人家携儿带女，逃难外乡。

一时县邑无主，士绅恳乞卸任的王宝莹知事出庭主事，暂维骚乱残局。

消息迅速传到省城，都督府委派镇守司张汉杰率骑步兵弁三百余赶赴交城，缉捕肇事者与抢劫者：南通王、北通王、大亥、二亥以及许五等二十余人被处斩，枭首四门。并巡查村镇，缉捕罪犯，以儆压民众。另外厚殓知事尸骸，派员押伏昇柩，星夜送原籍忻州，花银数千两，人谓“一七官”。一场烟案至此告终。

（师以文、燕居谦）

红 军 攻 打 县 城

一九三五年冬，交城阎锡山政权，遵照上级命令，成立防共保卫团，从县城到乡村，十八至二十五岁男性青年都被编入团丁。从中选拔千多名团丁编入战时战斗队，全副武装，昕夕练兵，准备迎击共产党所领导的、东渡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县长杨式毅居然任为城防司令兼防共保卫团副团长，他协同团长陈应喜与公安局长白涌泉，沆瀣一气，密谋策划。一边拔丁大练兵，一边组织人员大宣传，印发传单，强令各村在墙上书写诬蔑红军的标语、歌曲，大造舆论，教民众唱什么“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等歌曲，制造“洋鲜姜开花花，红军来了杀娃娃”等童谣，散布紧张空气，恫吓老百姓。一时，全县日月暗淡，气氛阴沉，呈现出大“敌”当前的黑暗。

一九三六年春节刚过，形势渐趋紧张，元宵节灯火寥寥，商号店铺半开半闭，防共行动表露于市廛。城墙外边除南木厂一段外，挖了深宽各两丈的护城壕沟。城墙上边新垒了数以千计的大小掩体。众多马车、牛车从河滩里拉运所谓把把石（即卵石）于城墙之上，为的是弥补子弹的不足。四座城楼和角楼上都增加了警哨，并在城内最高建筑物武家闷楼和离相寺白塔上，增设了瞭望所。城垣四门由原来一个司閤增加为一班武警人员看守。县长杨式毅，公安局长白涌泉与防共保卫团团长陈应喜，区团长张进仁，往来频繁，商讨对策。防共保卫团更兴师动众，在瓦窑沟口塔儿坡上，修筑了防御炮台。所有这一切行动，人们察理详情，已领悟到一场“战祸”即将到来。巨商大贾转移财产，大富人家潜居省城，庶民百姓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三月十一日，县长杨式毅下令，将各区村防共保卫团骨干人员集中县城，计九个中队，一千二百余人，分驻文庙、玉皇庙、三义庙、圣母祠以及离相寺内，防共保卫团总部设于文昌庙，起炊立灶，集中备战。城关大街小巷都可看到身着灰军装的防共保卫团官兵来来往往。人心更加慌慌，情况十分紧张。东关商号大都关门停业。

三月十六日，四座城门，除东门尚留一线通行外，其余三座门全部关锁，并用土袋堵塞。东关小西门、洪牌楼、北巷和南巷门均已封闭，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眉睫。

三月十九日，形势愈加紧张，传言红军打到文水。公安局的一百多警察和防共保卫团各中队的官兵，络绎不绝于街头巷尾，慌慌张张地往城墙上运送武器弹药。东门留的一线走道亦用土袋堵死

了。住在城关的居民百姓，惶惶不安，各住户大门紧关，深怕有人破门而入。

三月二十日上午，红军十五军团的一部，从文水，经开栅镇，浩浩荡荡开向交城。纷至沓来的红军部队，分别驻扎在广兴、洪相、安定和瓦窑等村，先遣部队到达义望、夏家营、高白等地，侦察地形，封锁路口，同时传播革命火种。

红军所到各村，刷写“抗日救国”的标语，大造革命舆论。驻庙宇、社房以及部分大户院里，升火造饭。驻在洪相村的红军还清算了财主王乐善一家，把衣服分给穷人穿，把粮食分给贫人吃。

攻打县城的指挥部驻在离城三华里的瓦窑村，司令部人员在天齐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攻城的具体部署，一边派人送信敦促杨式毅起义，一边借取椽木绑扎爬城云梯。黄昏以后，攻城部队紧张地投入攻城前的战斗准备，挖战壕，筑掩体，把工事从瓦窑筑到县城北门外一带。

申牌时分，杨式毅县长得悉红军磨刀霍霍，箭拔弩张，自知兵临城下而焦急万状。

正当杨式毅心神恍惚，忐忑不安之际，忽有密信送来，杨启封细看，不禁大吃一惊，霎时额头沁出斑斑冷汗。其主要内容是红军规劝杨式毅爱国一家，团结抗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后还警告杨县长：愿爱国抗日，可张义旗，否则，城破处斩，格杀勿论。杨自知大难临头，不知所措。忽接阎锡山由省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称：“固守城池，万勿为匪所骗，违则军法从事。”杨式毅一筹莫

展，进退维谷，踌躇半晌，横下决心，遂将红军来信撕个粉碎，决心死战，与城共存亡。然而他又想到城内兵丁甚少，恐寡不敌众，当即发急电向省主席赵戴文求援。杨式毅急召防共保卫团区团长张进仁和公安局长白涌泉，密商分头督战，死守城池，并下令：“凡通匪、迎匪和纵匪者，一律杀戮不贷”。

夜半，枪声打响了。红军勇士千余人，猛力攻打城垣，火力集中在北门和西门一带。红军利用北门外汽车站和交利饭店作掩护，几挺机枪架设于饭店朝南的几个后窗口，猛击北门城楼和左右垛堞，城上防共团和警察兵亦以枪炮还击，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关在县城监所里的“犯人”，听到炮声隆隆，枪声嗒嗒，数十人欣喜时机已到，串通炸监，他们砸开脚镣手铐，砸毁囚门，直扑监狱犴门，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公安局长白涌泉闻讯赶来，抓缚领头炸监者：温守贤、张林则、搭救三等五人，飞报城防司令杨式毅。杨恐里应外合，养痍为患，当机立断，裁定枪决。白涌泉奉命当即在老监门口处决了温守贤等五人。

火力冲天，杀声震地。在激烈的炮火掩护下，红军十多架云梯，越过城壕，乘敌不防，由北门东侧至县府后一段，爬城而上。眼看爬上城堞。防共保卫团一中队长张旭，俯首一看，见红军将至城头，当即甩出手榴弹，将爬上城堞的红军打了下去。就在张旭投掷手榴弹的一刹那，红军开枪，射穿了张旭的右肩，张惨叫一声而倒。防共团区团长张进仁，急调精锐上城，集中炮火向城外反攻，红军遂放弃攻城而回师入山，路经截岔，分道西冶川、中西川转向静乐方向。

次日清晨，杨命区团长张进仁收拾战场，发现有牺牲红军尸体两具，为镇压群众，他们枭首北门，示众。中午，中央军商震部黄姓师长带兵一个团，阎锡山派傅存怀旅长带兵一个营，分头由祁县和太原方向到交城。杨式毅在大操场对防共人员作了“祝捷”讲话，并拨款一千元，对守城有功人员进行了奖励。

三月二十三日，山西省政府委派何寿棠为交城县长，杨式毅当日交接，卸任返并。

何寿棠接任后，变本加厉，继续剿共，枪杀了瓦窑村为红军绑扎过云梯的王平和广兴村为红军张罗锅灶的李秃则。还把商震部队从山区虏回的二十多名红军战士，押送太原。

红军走后，远近各村父老奔走相告，都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扰民、不害民，是抗日救国的军队。城虽未克，但在广大民众中，播下革命火种，使阎锡山喧嚣一时的“共党杀人如割草”等谰言，彻底戳穿。

（师以文、燕居谦）

红 军 在 义 望

王 希 融

一九三六年旧历二月二十七日夜，离义望十华里的交城县城这个方向枪声阵阵，一直打到黎明。我由睡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次日清晨上街一看，见街坊邻舍三五成群，议论昨晚打枪

的事情。说昨天就听说共产党要来了。昨夜枪声一定是攻打交城县城的。我跑到房后靠近太汾公路的，字号名叫德长永的木匠铺门口一看，发现墙上用烟霉写了几条大标语，记得最清楚的一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木匠铺，周丙辰师傅详细地对我讲述了昨晚红军到来的所见所闻。

这天夜里，大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听得有人慢慢敲门。周师傅年岁大睡觉轻，首先听到了敲门声，甚为诧异，悄悄地穿好衣服，坐在炕沿上听动静。敲门者的口音清楚地表明是外路人。静听，外边有好多人在低声说话。周师傅穿上鞋点着灯，将其他三个木匠唤醒，经过商量后，决定开门。丙辰师傅一开门，走进十来个来，身穿灰色军装，头戴有角灰布帽，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身背枪枝，腰扎弹袋，英姿威风。周师傅颤颤兢兢接入屋，结结巴巴地说：“快坐下！快快……坐！”仔细看都是些年轻人。其中两人询问什么？周听不懂，吱吱唔唔半天，弄清楚是在问，这是什么村，有几户人家，有多少人口，并询问这是什么字号，有多少木工等等。周一一予以回答。接着他们问：“村里有大财主吗？有没有恶霸？”周答：“我不是这个村的人，情况不了解”。他们要求喝开水，周师傅马上烧水。他们拿出自带的干粮，吃喝了一顿，边吃边谈。记得还问到当时交城的杨式毅县长和防共保卫团等情况。临走时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抗日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队伍，不要怕！”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所带的水壶都装满，还付出了烧水钱。出门时说了许多感谢话和客气话。这时枪声响了，一直打到拂晓。

后来有从交城方面来的人说，昨夜是红军攻打县城来的……。

红军来义望，虽然时间短暂，但影响深远。他们和蔼的态度，铁的军纪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确认识到共产党并非阎政权所叫嚣的那样可怕。

（本文作者离休前曾任县总工会秘书）

轰动交城的越狱暴动

一九四四年阴历五月初八，日伪统治下的交城县监狱被砸。共产党员、我方五区区长夏舟，率领政治犯和在押其他犯人二十余人，挣脱镣铐，砸毁牢门，缒城而下，投奔入我解放区，取得了越狱大捷。

夏舟，原名武汝敏，祁县夏家堡人。十六岁参加牺盟会，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九岁参加我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任民运股长。一九四〇年任我县五区区长，为抗日救国，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与日伪斗争于交城平川。多次带领民众割电线，毁公路，烧桥梁，截粮草，并率领民兵和武工队多次狙击敌人，成为日伪悬赏擒拿的有名人物。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夏舟在与敌人恶战数日之后，来到文水县杭城村，村警为其吃过晚饭，便安顿在村边较为隐蔽的一家歇宿。多日劳累疲惫的夏舟同志，一躺就很快入睡了。

夏舟住宿杭城的消息，被汉奸告密于敌。伪警察局派巡官李守

富带数十名警察，星夜，包围了夏舟住宿处，当夜将夏舟捕回县城。

伪警察局系长万福祥与局长魏连荣，对夏舟进行多次审讯。夏舟正气慑敌，矢志不渝。敌伪获悉夏舟年方二十三岁，尚未娶亲婚配，遂以美女、金钱为诱饵，封官许愿为手段，千方百计软化他。夏舟义正词严，一一拒绝。敌伪无奈，动用酷刑，压杠子，坐板凳，非刑拷打。夏舟同志铁骨铮铮，大义凛然，决心以死殉国，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敌人黔驴技穷，气急败坏，将他羁带脚镣手铐投入监狱。

夏舟入狱后，敌伪多次鞠讯，然非刑不易其志。一天，夏舟得悉一个名叫顺儿（殷村人）的犯人，趁倒灰渣的机会，挣脱脚镣，缢城而走的事件，引起夏舟的深思。他知道监狱大门落锁，二门紧闭，房顶有哨卡，每逢放风和解溲，他都利用机会，进行观察了解。监狱内四个监房。他被囚在第一监房内，一同坐监的有王祥瑞、薛东儿、安侯交、武正恒和七四则、耿宪文、花五只等人；第二监房内囚有郭受恩、马里和、张珠子等多人；第三监房内囚有侯狗子、张树才、李学文、蔚丕芝等多人；第四监房内囚有苏赖子、王居其等多人。他对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历史状况、坐牢缘由以及性格爱好等情况，逐个进行了分析。对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控制谁，做到心中有数。夏舟通过个别串联、递条联络、关心生活、投其所好等手段，逐步扩大依靠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分化瓦解敌对分子。这样，团结到夏舟周围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的共同誓言是：“誓死不做亡国奴，同心协力跟夏舟”。

党组织对夏舟同志被捕，甚为关切。县委曾多次研究对策，委

托敌工站，想方设法营救他。敌工站派小辛村村长刘宏智（我方敌工队员），佯作夏舟亲友，借探监，赍送银钱。其他囚犯如王祥瑞等人亦都将亲友接济的食物银钱，支援给夏舟。

夏舟手头有了钱，活动有了条件。对看守监狱的路、牛、宋、张等四人亦一一进行分析排队，姓路的年老懒惰，爱吃爱喝；牛、宋二人有吸食料面的嗜好；姓张的名叫张信，成村人，是四个看守中的头目，他家有老有小，牵肠挂肚多。夏舟分别情况，因人而异，投其所爱，迎其所好。爱吃者，给买酒买肉；有嗜好者馈送料面；患病者付钱买药，对张信更慷慨援助，以济家匮。久而久之，看监人对夏舟放松警惕。夏舟且有意与囚犯蔚丕芝对奕消遣。蔚原系日伪警备队小队长，因犯法入狱，他对城防情况了如指掌。通过闲聊，夏舟获悉北城楼岗哨松弛，仅有伪军三人轮流值班等情况。

狱内肮脏不堪，夏舟发动众人，要求狱官批准，担来石灰面，名为消灭臭虫，实为必要时撒迷敌人眼睛。

狱内种花，搭花架所用木棍，是用以打击敌人的武器。夏舟在花池边写下“花开人散”的字迹，唤醒大家知道，待花开时将有大的行动。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依靠力量由少到多，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都站到革命的一方面，只有耿宪文、花五只和张珠子等少数人，顽固不化。夏舟警告他们：如果有人告密，就将勒死。这样，少数几个顽固分子只好蜷曲不动，不敢作声。

看看时间已到夏至，端午节将过。夏舟趁看监头目张信回家割麦机会，同心腹之人秘密研究，决定初八晚上行动，并责成专人控

制耿宪文等顽固分子。

初八中午，夏舟密令难友，将仅有的几条被褥扯成布条，各自裹在腰间，并将门搭后尾撬开。黄昏时节，牛看守查了囚房，锁门时，他们将门搭后尾紧拽，未露破绽。夜间人静，墙头哨所闻寂无声。夏舟带头启门而出。薛东儿将各监房门锁撬开。看守听得监内有声，开栅门探头张望，夏舟带头冲去，安侯交用铁锹将看守劈倒在地。姓路者闻声赶到，被夏舟一脚踢翻。姓宋的吓呆了，倚在那里赅赅不语。夏舟等蜂拥而上，把三个看守统统捆缚起来，并用棉花塞其口腔。张珠子嗷嗷欲喊，但自知寡不敌众，噤而不言。早在监狱东北隅挖墙洞者，因砖壁厚器不利，一时不能凿通。天降小雨，夏舟深恐意外，遂改弦易辙，决定砸开监锁，破门而出。但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行径，因为外有大堂，堂前常站有岗兵哨卒。一旦被发现，大事难成。谁知事有凑巧，幸逢堂前哨兵抱枪而眠。夏舟一伙奔出便门，逕走大操场，登上北城墙，将各自腰间所系的被褥布条解下来，接成数丈长的布绳，一头紧拴于垛口上，另一头顺城垂下，人揪布条，足蹬城墙，一溜而下。

眼看手电晃晃，料为敌伪巡逻队到来，大家争相继下，人多布绳断，堕于城下。

缒城而下的夏舟等二十多人，越过城壕，钻入青纱帐，绕城而南去，一直到达我解放区。越狱活动全面告捷。

张珠子见夏舟等砸监而逃，立即到三义庙街伪县长郝步庭公馆报告。郝得悉后，佛然大怒，急电警察局长魏连荣速擒逃犯。谁知魏连荣正同其狐群狗党，通宵聚赌，玩骰取乐。

魏连荣在惊恐之余，不知所措，急忙调集警察包围监所时，监内只剩下花五只、耿宪文等三四人。魏连荣遂即指派人马，分头去城关各街，追捕在逃“犯人”。

住在城内的第三十团伪军，连夜出动，分别出西门、东门，缉拿“逃犯”。

翌日天明，从城里城外，捕回武四儿、侯狗子等四名，并于城墙外拖回摔瘫的武正恒等二人。伪县长郝步庭下令，命刽子手张盛典，将六人斩杀于南门外刑场。

嗣后，狱官吏国俊以及看守张信等四人被捕入狱，分别治罪。

（会川、浚川、益亭）

日本侵略军在交城县的部分罪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太原清源后，大批阎军和川军日夜由东向西溃退，敌军不时狂炸。城关民商惶惶不安，扶老携幼四处逃难。十日侵略军坐装甲车二辆，沿太汾公路从东行至县城北门外汽车站。“维持会”的蔚成仁、许四等手持日本国旗，率领人员到站接洽，进行卖国活动，谈后装甲车返清。

十三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日寇清田、福田率军侵入县城，盘踞后遂向城周村庄侵扰，以“宣抚”为名，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为实。这时西汾阳村的老爷庙，广兴村的龙王庙和学校先后被烧毁。

次年正月，烧毁卦山娘娘庙和书院，僧人残遭毒打。继向边山

村庄，杨家底、孙家底等村烧杀，目不忍睹。斯年在占领区始种罂粟，大造毒品，进行毒化。凡吸食者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断子绝孙者比比皆是。

一九三九年夏，敌以“通匪”名，大肆搜捕成村店坊和市场外籍口音者，株连城关商号伙友商贩和东关派出所、警务局、县公署人员数以百计。杀害局长王宝良，巡官赵永升、会计李迺英等县村干部、民商旅贩四十余人。致残者无计。从此实行“经济封锁”，严格控制棉布、石油、机纸、火柴、糖、药品等。随之成立“军警物资取缔所”。凡商号存货、购进、售出，均须检查登记严密封锁。对城关居民按人（户）发给《物资配给证》，定量配售食盐、棉布、火柴、石油等日用品。

一九四一年以来连续进行五次“强化治安”，除向各村加紧收括粮食、棉、皮、毛、油料外，还征索旧铜、铁和破布条加强物资统制。整顿区村保甲，培训男性青年，组织自卫团，实行清乡自卫。由城到乡大拆民房庙宇，筑堡墙、挖壕沟，毁坏良田无数，破坏农业生产。造成骇人听闻的“二月惨案”。敌以“肃正思想”为由，纠集汾、文警宪，分乘十多辆汽车，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四日（农历二月初九），一夜间扣捕教员、干部、民商284人。用刀刺、狗咬、棍打、杠压、火柱烫、灌辣角水、坐老虎凳、蘸油烧头十多种酷刑，杀害近200人。折臂断肢致残者无计。

同时日本侵略军多次疯狂地，向抗日根据地——交城山区，采取数路合击，分区清剿的篦梳战术，进行“扫荡”。在南沟村将五、六十个村民集中到一处用机枪活活射死。在翟家寨把二十个男女拉在

一个土窑里刺死，并在尸体上压上石头，还将两岁娃娃摔得脑浆迸裂。苍耳会全村百姓被杀得只剩七人。在白草庄将四个妇女轮奸后，又用刺刀划开肚子，把肠子拉出来挂在树枝上。在关头、岔口把未满周岁的婴儿掷到半空中，用刺刀去接，看谁刀尖刺透婴儿躯体，狂笑着赌输赢。将粮食集中起来，能运走的运走，运不走的就掺和驴屎马粪，撒在山坡上。会立村是我八地委、专署和八分区领导机关驻地，因而更加残酷。八年来烧毁房屋2140间，杀害群众93人，抓走55人，奸淫妇女121人，抢走和杀死牲畜牛150头、驴18头、羊683只、猪43口、鸡2900多只，抢走与烧毁粮食78.9万斤。

敌搜遍了交城（东）交西县每一个村庄，每一条山沟，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光一九四零年冬“大扫荡”就达五十多天，有不少村庄，一年之内即遭到“扫荡”五次之多。经过“三光政策”洗劫之后，残垣断壁，一片凄凉。还在一九四零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春，散布大批病菌，因而致死者不计其数。如果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交城县城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战胜日本强盗止，八年来全县七个区遭受敌军的破坏，损失数字更为惊人。据不完全统计材料，列表如下：（表见下页）

不论日本侵略军如何疯狂，如何血腥镇压，具有革命传统的交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政、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夺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迫使盘踞我县的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间狼狈地撤走。

（谦文）